

訪：陳燕燕
(上)

— 談淚

一天晚上，傅思遠纏綿不停，簡直興得很！看那一個痛苦萬狀的樣子，這兩顆鴉片是它落進海裏了。

這天，巧得很，陳寶樹小姐正和蘭君不上過班，她如諸葛孔明一般，算計得最準，一見這傅思遠，便說：

「會開晚一會晚，實好交個知微」。我想：『誰的開晚太平凡，不如找上一個主題，一談教一談，比較有意義。』

對了，就談孫悟空吧！

「天行。」

李鳳自松江寄。

松江。金寶齋來一說，上海如果算是一個摩登小姐，那麼這裏就該說，她是正在學時髦的鄉下姑娘了！這一個鄉下不舊的城，一方面却排拒歐戰都市的文明。因此，你如果騎馬到西門馬路去，不大顯眼，也不相市廛的風氣去，到感一立體的，你一定會感到一種有趣的感覺！一話既說，幾種摩登的劇布，相對的却是市廛裏的鄉村生活；凌波的一旦，又是車馬里的一輪綠大紅的裝子，給那東。漫漫秋不高的浪的標標海派小意，給那東。髮髻穿領飾飾的阿寶來來者者！——學城人一個時髦姑娘起趣來總道勿奢了！

奇觀！房子都像電影佈景

在晚間燈火三番五次不成的中馬路大馬路，現在却因有了大的漢的，屋架至三層以館了；街道的程度比原有路面闊大至三倍以館了；馬路橋一直通到東門為止，最熱鬧的西門因為兵工廠的之現，在這邊房子便因陋就簡了；你相信不相信，這西門門面上「像有金子的」的雜如「金玉其外」，而後面卻是「看不得也」的「敗絮其中」。一位上馬路友斯君之後，問我：「那能於江格橋西至西門口」，整個一個「不」錯，不錯！就是像拍電影的佈景呢？「不」錯，不錯！就是像拍電影的佈景呢？比拍電影的房子，

訪：陳燕燕
(上)

談淚

一天快回上海傳這電話不停，說話興得很！看那一兩句苦惱的樣子，這電話就是它落淚滴了。

這天，巧得很，陳燕燕小姐正好閒着不上班，就如請得陳小姐的貴客同探果，且苦沒有飯席。

會飯後一重飯，便行「交賓如故」。我想：「的問客太平凡，不如接上一個主題：『談歌！談歌！』較有意義。」

對了，就請陳小姐吧！

「陳小姐，您就唱幾首吧！」

「好，這次帶來一版的唱碟，要聽的多極了！這歌，就請聽聽吧！」

「這倒也是很有趣味的！」

「一定會有幾個『陳小姐』來問你要錢，先生說這唱碟也很貴呀，於是某某兄就帶了出，打劫了房子，弟兄，打劫了，幸勿動，難得機會忙要洋，……」

「這唱碟心驚心的……，慢出，一飛猶如」和「俱裏橫着沒幹的娘兒」

「有從上海來的小小數，三條五條是可以的。」

「歌中下歌歌，人們，這票還過香姐的小生，去每個大從上海帶下條香姐，去開銷至少五元之多。因此一般裏橫着沒幹的娘兒」

「吃回票」乘客，數數也有千把左右。當然，這期間也有不是做官場的，旅客均穿袈裟的大受其累，照樣共稱「明目瞽盲」。

松江勇彭，為限於篇幅關係，這裏我想輕筆了，這雖只是中途的寫述，但已顯露其真。後來松江之概要的

「捉風捕影」不難明察。自己已經發了誓，不期然眼淚就淌下來了。關於哭的「要訣」，我有只一點是提醒自己於悲苦的事。換句話說，遺囑悲苦的事，也就是我的催淚彈了。——別人是否如此，我不知道。另一原因，經不起彭先生催迫，急得發命，實際上亦頗有關係。所以，亦可說這眼淚，一半兒是拿出來哭的。

談到這裏，一問題她似乎覺得更高興了，言詞風發，感得是多麼的動聽：

黃葉村語

昔與公同以上之老伯，言談談話，早年唱戲，經知徐守老師所傳之「路活」，本無所謂派，派之所由來，或蓋始於老輩，老過輩，從未聞有公稱前長庚為派公

黃

[illegible]

「吃角子老虎」這種遊戲，最近忽如其來，驚地住在旅館，裏面，一般公共場所如舞館，茶館，戲園，都有這玩意兒矗立起來，總計不下二三十幾其，簡直上海灘連前來「賞戲」「老虎」吃角子吃包時，還即連途徑，前大馬路一道斜街，立加取締之下，且有更多被罰，而總說不單無法疏導，且還不免將受及致罰的處分吧！似這種不單為地方害事，倒也是大快人心事。

[illegible]

生產運動

娘兒們大動員

最近一星期來，突然地車站上天天聽見空船滿載上乘客的喧嚷。家鄉的船上上落貨物最多，可見這幾處工廠的生產運動，竟有比上海之盛無不及，原因固然是紙煙，忽然漲價，原因

「上天台」之轟動——金少

這是實行「生產運動」的上海車夫，在鮮肉舖裏，到上海，買了錢貨食，有的，買了一大，

「上天台」，

你仿我效，便一個

最熱鬧的市不通，

說上得來的喧嚷，

那些爭不得的，

房內宣佈的，

待車一直拖到

幾次行列還是那聲

「小詩」
姜可生

讀了胡明女士
「柳絮飛飛燕上
陸離」風珍環髮；
細研宮冷為憑時；
天涯寒色濃如許；
紅了櫻桃綠了蕉。

上海三劇院
爭聘
的申

如的
過題

臨其袍兒金車林

前歷次來滬，內外
行亦未嘗以「譚派」目之也

金少山

是金秀山的兒子，纏結世哲同何夫（桂玉）叩二花，文武兼擅。最初同在杜月笙家教戲。

心如：條件。

「請梅大爺多多關照」——一來在梅氏心坎裏就多了份交情，後因爭奪少山配「別姬」之霸王，暫時向梅氏乞願。有幾人，但不出林樹樵、梅蘭已興坤及當時楊梅蘭（當時楊梅蘭之嫡妻）一劇為內外行所稱。劉奎（在津時曾回國巡迴）劉吉慶諸徒，劉在天津

王小姐這位無國籍的「二代大物」，最近因誤墮

是金秀山的兒子，纏結世哲同何夫（桂玉）叩二花，文武兼擅。最初同在杜月笙家教戲。

心如：條件。

「請梅大爺多多關照」——一來在梅氏心坎裏就多了份交情，後因爭奪少山配「別姬」之霸王，暫時向梅氏乞願。有幾人，但不出林樹樵、梅蘭已興坤及當時楊梅蘭（當時楊梅蘭之嫡妻）一劇為內外行所稱。劉奎（在津時曾回國巡迴）劉吉慶諸徒，劉在天津

見捉快着少山的機會已至，不過還得看他逃往何方，於是上前問蘭芳諸君曰：「那天陪少山來閣嗎？」拜山的這位伴友老開腔：「拜山的這位伴友曰：『格兒（身材）矮，小鏡兒金，可惜人氣不夠，大鏡兒金，果肯捧他，不妨叫他來侍候大鏡兒。』梅氏被金婆不還聲一說，又想到那夜，拜山比早年當堂力，這樣的重，要緊心痛快，遂向蘭芳言

「舞國」的羅斯福

別離，而外還有「少山除羅蘭」等邊角兒。少山除羅蘭大舞台戲碼，中的嫵媚當年，林樹德演馬武，李春生：由泰西調京起，二十八宿上天下止，女唱打，姬為妖媚，小達子在

天場的鼓樓，火熾萬象，以常宮滿堂，現在的少山比早年當堂力，這樣的重

[illegible]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erson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kabuki costume.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large, ornate, dark headpiece with a central crest and two long, curved, light-colored appendages extending from the sides. The person's face is painted white with dark eye makeup and a mustache. They are wearing a patterned robe with a wide collar.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南來，探班老共舞台」。
（此人今限回鄉舞任」）

坤角唱老生，並不算奇。一百前，皮黃大官，民間的富商，家庭裏總要僱一「家塾」，教師用男角，也是沒法的（這是「家塾」的男女角，唱老生的，自然也是女子了，這就是坤角老生角），所以說我不算奇。不過那時坤角

志：「但後有奇事，則雖至」
「後台經理」提提武力
後復領少山至梅前絕倒」

白：「若用林楊素，」
我帶來之周瑞安。」

修，董仙俠戲

二四 評論京劇的坤角

[illegible]

更	黃	辣	戲	三	四
新	金	斐	人	立	五
道	滿	之	唐	史	七
思	天	初	青	原	五
游	容	徐	若	丙	七
笑	周	寶	丙	丙	七
萬	春	風	丙	丙	七
萬	天	魔	丙	丙	七
李	蘇	王	丙	丙	七
豐	新	田	丙	丙	七
春	蘇	雪	丙	丙	七
同	蘇	晴	丙	丙	七
上	天	心	丙	丙	七
三	蘇	愛	丙	丙	七
角	周	西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元	蘇	丙	丙	丙	七
元	周	丙	丙	丙	七
元	春	丙	丙	丙	七
元	天	丙	丙	丙	七

長板坡 (F)

玉茗。

蝴蝶舞，而上座之座竟
余遠聽小樓門內，竟致小
之無聞也。茲復可述者
，如芝黃潤雨之曹阿瞞，
老練金剛之張飛，王孫
，老嫗曲家即認爲已爲然
，樂融好戲而大受感絕

樓之長板坡，歷夫
梅之次，則屬之荷
即矣，稱懷兩倍，
位矣。新陳代，
第一次落選大舞台
親芳劇親芳寶亭
人，故小樓在太舞
虎王叔白文奎伍
遂勿遺哉都配角之

唐蘭芳王國

臣王長林許德義劉
之次，則屬之荷
意之。此小樓雖稱
意之。此小樓雖稱

推梅蘭芳
一酒市，非邪
角之埋
楊小樓民
義節連仲
載伯山諸
已山脫春
入合作，遂
某大興
老旦遊壽
傅小山下
最將終
演終。又

連仲之張氏，向小雲荷蕪生之麗甘夫人
張小寶之女也。宣統辛亥後，許德麟與李亭
之輩，傅小雲之夏復恩，許德麟與李亭
等之舊時，二張子之謝某是。(當時李
)此次配伴，不可謂極盛。又某年，李與
氏配伴，新戲
同演大舞台。
向未開過之秋
由連氏唱漢陽腔腔，聽夫人山新戲之
小樓之係伴，新戲之婦小，新戲之
大慶隆，與樂夫之音連壽壽，或相唱
句，益令人回聲不置。少後幾歲，乃
次大燭，所扮配兒，較歷次尤為一
劉琴子福山數面，乃由章遠妻唱
人，言劉福山數面，乃由章遠妻唱
人，言劉福山數面，乃由章遠妻唱

海，這回玩罷，就開着車，倒不公開問了外賓一個人的權限。只有男子在外面，立說不許教壞小孩子，而且拒絕天津的商人進京登官立營的生活腐敗類，原故，天津人不得已而娶妻女家之權，打發了男女奴隸，這時角們的碼頭只與一花旦，北京哥兒們是不去的。到了民國初年，花旦自開天闢地，前清俗界第一個哥兒就是去要緊辦，經有大量的入疏通放出來。他從著名的人士造成，然停滯在京城風氣，使許多名的人，有楊翠喜、小蘭英等，有長子照照、角老生並不吝惜，他們在北京打下了半壁江山，根了。論時局，次於在天津開元動的，有北調，頗有點像，生長險峻，眉眼都很乾淨，身材

[illegible]

新	大	皇	浙	地方戲劇		天	共	大
都	來	后	東			嬌	舞	舞
風兒戲 沈花寶 英華美 雲中月 夜半生 一元	三玉姪 周雪梅 花枝影 彩霞題 夜一鳴 八角	將老五 姚水娟 姊陳蘭 芳日八 時五角八角	楊貴妃 黃鳳凰 桂浪湘 潮日八 時五角八角			九美露 葉海仙 夢松樵 上元角五分	情公酒 金素芳 如景王 玉雙同 上元六角	六神劍 張淑卿 傾城瑞 蕊亭同 上一元

故郡伶界聯合會
唱盛大義演，小
某年小樓南下滬
小雲荀慧生同來之

李廣與譚小培同之趨雲，李亭唱張廣，王轍曲唱又候恩，自此以後小樓便未南下，長板坡一曲遂成廣陵散矣。

像，嗓子，都可以和學余派的孟小冬打對仗的。

致告妥，即將出台。

大中華悲慘之夜
王狂
被文
新清
王狂
建月
零
情申
夜八
時四
三
角一
元

詩優美之張錦
長板坡上場時，
天氣悶熱，院中

故郡伶界聯合會
唱盛大義演，小
某年小樓南下滬
小雲荀慧生同來之

李廣與譚小培同之趨雲，李亭唱張廣，王轍曲唱又候恩，自此以後小樓便未南下，長板坡一曲遂成廣陵散矣。

像，嗓子，都可以和學余派的孟小冬打對仗的。

致告妥，即將出台。

大中華悲慘之夜
王狂
被文
新清
王狂
建月
零
情申
夜八
時四
三
角一
元

